

文学聚焦

海外华文文学透射中华传统文化

刘俊

中华传统文化到了现代，虽然受到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基本形态和影响力度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质的规定性和巨大的文化惯性，依然对中国社会以及世界文明，产生着重大影响。就从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来看，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内驱力和承载体，可以说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发展始终相伴，如影随形。

海外华文文学源头都是来自中国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中国(含台湾、香港、澳门)文学之外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用中文书写的文学，虽然从文学的国别属性上看已不属于中国文学，但这些分属于不同国家的华文文学，它们的源头都是来自中国文学。当它们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本土属性和在地特征之后，自然与中国文学产生了区隔，出现了差别，有了各自的文学属性和国别印记。然而，只要海外华文文学是用中文汉字进行书写，那么附着在中文汉字上的中华传统文化信息，就会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留存；只要海外华文文学在文学书写中用中文汉字进行“思考”，那么中华传统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就会灌注在这一文学中；只要海外华文文学在创作中涉及到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书写到中国的自然山川和乡土人情，那么寄寓在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中的中华传统文化符号以及寄托在自然山川、乡土人情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就会成为这一文学中的有机组成。

北美著名华裔作家白先勇在他的小说《台北人》中，不但将中文汉字运用得臻于化境，而且还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文化观念融进他的作品——如将中国文学传统中较为突出的“历史感”代入他的小说创作，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人生

如梦”的体认注入他的文学书写，而无论是“历史感”的代入还是“人生如梦”的体认，都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北美华文文学中的当代体现。从白先勇小说《游园惊梦》的篇名中，不难发现这篇现代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与中国传统(明代)文学《牡丹亭》之间的历史联系，而小说中钱夫人的人生遭际和命运波折，也隐含着白先勇对《红楼梦》的致敬，内蕴着白先勇对“人生如梦”佛教观念的认同。在同为北美华文作家王鼎钧的笔下，一篇《对联》，写尽了当代海外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孺慕之情，文中以征求“桃花太红李太白”下联为“由头”，说出了“对联”这种中国传统文学形式中应有的精神、气度和内涵，文章以“我的上联是桃花太红李太白，下联是诗书可诵史可法”作结，表明了作者对传统文化人在文学书写中展现精神气节的文化欣赏。

中华美学理念对东南亚华文作家产生影响

当北美华文作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邃、博大、独特和巨大影响力时，东南亚华文作家们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及他们对这种文化的深厚感情。在原籍马来西亚却长期生活在新加坡的诗人、学者王润华的笔下，中华传统文化由中国的古文字、独特的山水观和丰厚的文史哲成就所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文字和山水观，则对王润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王润华有一组“象外象”组诗，以“河”、“武”、“女”、“早”、“暮”、“东”、“秋”等汉字的古文字形态为题，通过对这些古体汉字的联想和生发，创作出了颇具“南洋”视角和现代风韵的当代海外华文诗歌。而创作这组诗歌的直接灵感，则来自“听周策纵教授讲授中国古文字学，我往往随着他分析每个汉字结构起源而神

游古代的黄河流域，我恨不得把每个汉字所包涵的诗情画意都写成一首诗”；至于他的“山水哲学”组诗，则是从唐代诗人、画家王维的《学画秘诀》中获得启发——书中“凡画山水，意在笔先，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远水无波”的论述，在王润华看来简直就是“一首好诗”，“道尽山水画的艺术世界之构成的奥秘”，于是他“马上记在脑子里”，“过了几年”，终于写成了“山水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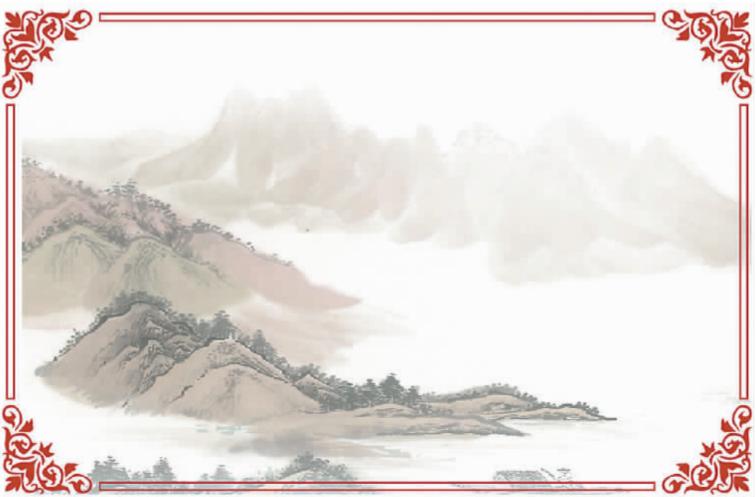
·上·远山/崎岖地睡着/而没有石头
古树/一片苍翠/而没有枝桠
绿水/悠悠流去/而没有波浪 野人/永恒地望云/而没有眼睛

·中·路走尽在/树丛 溪流消失在/烟
雾中 断崖绝成/古渡 水开阔处/有远帆

·下·两座山/把水压成/涧 两湖水/又将山逼成/崖

从王润华的这组“山水哲学”诗中不难发现，中国古代诗人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理念，在东南亚华文作家王润华的笔下得到了当代呈现。在同为新马华文作家淡莹的诗集《太极诗谱》中，我们则又看到了一个海外华文诗人如何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形态——太极拳的种种动作、名称的感悟，从中升华出充满哲理的诗意、诗性和诗形。

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呈现，范围广阔，领域多样，姿态纷呈，文采斐然。中华传统文化如同海外华文文学的生命之源，美学之泉，载舟之水，赋形之物，为海外华文文学呈现自己的当代形貌，提供了来源、形貌和力量。



中国传统山水画 (图片来自网络)

作家近况

赵本夫： 写出中国气派的作品

宋庄



赵本夫

赵本夫很低调，但是很自信。有一年，他到北欧访问，把自己的作品送给北欧一位秘书长，秘书长很遗憾地表示，可惜是中文，自己看不懂。赵本夫通过翻译告诉对方：锁到箱子里，等你的孙子学会中文，拿出来再给他看，还是好作品！秘书长听了哈哈大笑：赵先生真是太自信了！

他当然有底气自信！一个作家写出的小说，过个三五年不能看了，写它干嘛？新作《天漏邑》出版了，他照样自信满满，他说，将来从书店买去了，有读者看完了说不好看，退回人文社，这个账算我的。我相信读者看完会觉得好看、过瘾；当然，作品光是好看还不行，还要有内涵，耐看。

天漏邑这个老态龙钟而又极富生命力的独特村落，在赵本夫笔下被赋予太多的隐喻，在他一波三折起死回生的叙述中，倏尔刀光剑影，忽而海市蜃楼。既隐见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风格，又有东方哲学神秘又包罗万象的博大情怀。

1981年，33岁的赵本夫《卖驴》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张光年很是不解，事后问他：“无论语言能力还是文字功底，你都相当成熟，为什么现在才开始写？”起步晚，写作慢，厚积薄发，恰是赵本夫的特点。他立志要写出中国气派的小说，这气派始自他的文学与生活经验的累积，始自他心无旁骛的淡定与从容。

《天漏邑》的女主人公檀黛云这一人物形象，是赵本夫以其五舅妈的一部分经历为原型。后者是徐州著名的“钢铁妈妈侯五嫂”，她是妇救会长，抗战时期做了大量革命工作，被日本鬼子捉住后受尽酷刑，宁死不降。她后来侥幸逃生。历史上很多记载似乎表明，女性相对男性更少背叛。显而易见，书中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抗日战争，一条是民国的柳先生以及当代学者称五常带学生去考察天漏村的历史。赵本夫的写法并不花哨。在他看来，形式固然重要，但没有太多高下之分，关键是作品的内涵。

赵本夫说，《天漏邑》探讨了文明的进化，也探讨了国家兴旺，无论国民政府中央历史研究所的柳先生，还是当代学者称五常，都在探索：为什么一个村庄的历史会长过一个朝代？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有重大意义。中国的经史子集都会或多或少谈到兴旺。任何兴旺，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的。历史学家都会谈出很多道理，但是政治家往往很难做到，有很多无奈。

“无奈”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一种情绪。赵本夫认为，社会上很多问题，大家都看到了，但是谁能做到让这个社会没有问题？人生也一样，谁都做不到一生无憾。还是要用纵深的、宏大的胸怀看待从古到今的演变。天漏村的生活状态都隐寓在历史变迁中了，村里的人没有要求，没有欲望，按自然天性生活，比如天漏村九龙洞的竹筒午餐，是由一代代的哑巴完成的，没有人去干涉他们真实地记录历史。

写的是老故事，但赵本夫出手不凡，内容丰富，内涵丰厚，写出了新意，而且有一种中国传统小说的意韵，作品中无处不在的神秘感，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往下阅读。在赵本夫的笔下，自然界、生活中无处不存在“奇”。“社会生活有隐性和显性两个层面，显性是秩序井然的现实生活，隐性是每个人心中的小宇宙，大小小五花八门，无论是希望升官发财还是别的什么，都有一种盼望奇迹发生的心理。而恰恰是内心对奇迹的渴盼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其实，就算是日常生活中也充满奇迹：每个人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不是奇迹吗？还有自然界的风雨雷电、万物万象，也都有自己的生成过程。想一想都觉得奥妙无穷。”赵本夫说，到处都充满奇妙，只是大家都没往深处想。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太多了，有些是科学家都解释不通的。“一直有种观点认为，人类文明是地球上最高级的文明。我却认为，我们人类不要那样自恋，把文明的含义延伸一下，扩大到整个自然界行不行？由此来看，世上最高级的文明，其实应当是自然文明。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种，人类文明只是自然文明的一部分。”

成熟的作家总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学最终应该怎么走。如果写一部作品，读者总从中看到马尔克斯或卡夫卡，一定是一种失败。赵本夫的看法是，文学创作应该追求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

中国文化的根基是东方的哲学思想，它是神秘的、朦胧的、含糊的。看中国古代智者的话，或是一些成语、俗语，它们意思完全相反，但却都有道理，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就是包容，就是和而不同。这种丰富性可以导致多种解读，而这正是文学艺术最大的魅力。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哲学思想也许更适合技术，中国的哲学思想更适合艺术。尽管也有糟粕，但我们也积累了很多中国文化自信。“我想写出中国气派的作品，拿到世界上去，别人是不是承认不重要。我不迎合翻译，我只写我愿意写的东西。”赵本夫说。

赵本夫希望，自己的文学作品能够赋予人物某些理想主义的光芒。他的作品看起来很现实主义，其实充满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各种小人物都有其向善向美的一面。

诗词赏鉴·大好河山

山花如绣颊，江火似流萤

李白《夜下征虏亭》诗赏析

钟振振

姓甚名谁，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前两句交代此番出行的时间、地点、交通工具与目的地，作用略同于“日记”，简明扼要。但也不单纯是“流水账”，以文学眼光来看，至少有两个字是用得很凝练的。一个是“下”：南京在扬州的上游，顺水放船，故云。一个字是“明”：形容词作动词用，为“照亮”之义。后两句着力描写旅途所见江上风景。古代帆船吃水不深，又当夜

晚，故长江江面虽阔，也只是贴岸航行。南京至扬州一段江面，北岸为平野，南岸为丘陵。航船贴近南岸，因有夜月照映，故山花历历可见。山花何所似？似美人精心妆饰的脸颊。遥望江上，则渔船及其他航船的灯火，星星点点，摇曳不定，犹如夏夜里的一只只萤火虫在飘飞。二句一近一远，一静一动，共同营造出了夜长江的秀美与空灵。在人们的阅读印象中，李白的山水

诗向来以大劈斧裁、雄奇俊伟见长，想不到他还有笔法如此萧闲细腻，意境如此宁静幽微的一面！

南朝梁文学理论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物色》篇里，首次提出了“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文学创作亦得益于“江山之助”的观点，并赞曰：“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李白这首山水诗之所以风格迥异于其他代表作，不完全因为它是诗人早期作品的缘故，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祖国的大好河山面目相变，多姿多彩。就拿长江来说，固然也会有“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涛似连山喷雪来”，“月晕天风雾不开”(李白《横江词》六首)的惊心动魄，但还是“山花如绣颊，江火似流萤”的时候居多，一经诗人画笔写生，自能令读者心旷神怡。

《迷城》：县城书写与时代生态

陈成

“70后”作家马笑泉的长篇小说新作《迷城》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以新世纪第一个10年为叙述跨度，以一个具有2500多年的南方县城为标本，试图从官方和民间两个角度解读基层政治文化，同时呈现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时期所表现出的积极作用和自身局限，以家国大业、儿女奇情、翰墨文化、地方风俗等诸种要素融合成了这部极富中国韵味的小说。

如评论家施战军指出，一座县城的人文历史和现实课题以迷魅之象笼罩于

文本，作者的任务就是破解这一深不见底的迷局。作品在引人入胜的情节内，有着强大的思辨力。主要人物身处官场，选择了位于正道并担当正义，但必须以巨大的勇气和智慧面对正道之外重重叠叠的蛇口鼠洞的诱惑、觊觎、构陷与杀机。而这一复杂情境的正反两面，都可以既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存在依据又能够在现实中得到情理解释。这部长篇小说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辨深度，才使得好看的官场生态题材小说，有了向中国故事的精神深处和人类生命的价值底线探问

的思想气质。

在作家付秀莹看来，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底层社会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马笑泉写出了这种剧烈变化中的人的精神出境，写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写出了这个时代的波光云影。在这波光云影中，大约可以见出大时代的山河巨变。

马笑泉本人则认为，县城政治生态的文学书写，要尽可能写出其多义性、复杂性和含混性。作家应该深入思考，在鲜活的人物和复杂的事件中审慎地探询价值判断。

大型诗歌公益活动走进浦江

于超蓉

“举办‘我们与你在一起’全国大型诗歌公益活动，旨在唤起更多诗人从满足自身审美需求的小我创作，回归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心民众疾苦的大我诗歌创作立场上。”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骆英在日前举行的2017“我们与你在一起”全国大型诗歌公益活动中表示。本次活动由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浦江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院长谢冕以及唐晓渡、程步涛、黄亚洲、傅天琳、郑小琼等诗人、诗评家齐聚浙江浦江，谈诗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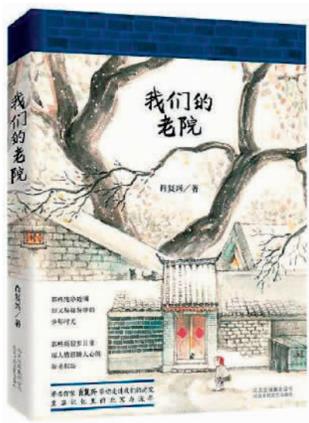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包括授予浦江月泉书院为首个“中外诗人创作基地”、在大厦乡建光村举办“诗人小镇”揭牌仪式；“我们与你在一起”全

国大型诗歌公益活动朗诵会及论坛、“万年浦江 千年月泉”全球华语诗歌大赛启动仪式等系列活动。

这一诗歌公益活动引起关注。诗人们将笔触转向留守儿童、老人、妇女这些需要温暖和帮助的群体，并动员全社会来关爱他们、帮助他们，摒弃以往的自说自话，真正的走进人民大众，诗歌才能具有生命力。”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唐晓渡说，将这一诗歌公益活动落

户在浦江，开辟了中国诗歌学会与县级城市长期合作的先河。

浦江的诗歌历史源远流长。宋末元初的“月泉吟社”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人结社，对后世影响极大。现在的浦江是中华诗词之乡，有民间诗社10多个，诗人1000余人。近年来，浦江诗词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开展了校园诗教活动、农民赛诗会、翠湖纳凉诗会等。



肖复兴新书《我们的老院》出版

作家肖复兴新著《我们的老院》最近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作家曾经广有影响的《蓝调城南》的姊妹篇，同样书写老北京的地理历史和人的命运。作家所说的老院，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位于京城最繁华的前门大街附近，曾是拥有百年历史的粤东会馆，后来成了平民居住的大杂院。在时代历史的变迁中，院里的居民之间，上演一幕幕人间悲喜剧。在这些浸透着作家生命记忆的故事中，人性和人性赤裸裸地相见，如电光石火，令人深深震撼。童年记忆，对每一位作家来说，都是他个人的富矿。这是一部情感浓郁的书，是一部哲思深邃的书，也是一部可见作家心魂的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家肖复兴说，《我们的老院》是他一直想写的一本书，也是他的一部最重要的书。本书虽篇篇皆为凡人小事，却告诉了我们最朴素的真理，最真实的善恶。这是一代人的历史记忆和一代人的心灵史。(文一)